



?

娃娃車，而娃娃車發生的事故仍屢見不鮮。另外，多數民衆對於「兒童安全」的觀念也不夠普及，我們不是常見到許多父母以機車搭載，甚至超載兒童在車陣中衝鋒陷陣而置兒童安全於不顧的畫面嗎？

來信請寄：(0)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十五號聯合報民意論壇版；或傳真：(0)二二七六八五四二二七六八四四一。電子郵件帳號：udn@udn.com.tw

## 考前衝刺

## 老師叫我們上補習班

朱惟／教(台北市)

由於這次國中、中學測驗難度稍高，許多考生可能會參加第三次測驗。學校也鼓勵學生

無法因應，另一方面擔心申請入學放榜後，不參加第二次考試的學生到校干擾秩序。導師軟硬兼施的勸導、溝通，出發點固然是善意，但卻造成不少學生和家長的困擾。

補習班場地擁擠，空氣混濁，全天待在那樣狹窄的狹小空間中，無益身心。再者，收費昂貴，三十天左右約需兩萬元。我們的教育，實在病了！

參與第二次考試，但卻由各班導師勸導學生參加補習班，「考前衝刺班」，理由是：目前這種學測考題靈活，學校教師

非每個家庭所能負擔得起。然而導師具有專業身份，其勸說自然奏效，學生紛紛投入補習班去，每天十多小時坐在狹隘的空中，奮力做最後衝刺。

我不明白：教改及多元入學的精神在哪兒？到底學校的定位是甚麼？教師的角色如何？如果這一切都需依賴補習班，我們的教育，實在病了！

# 敲世衛大門 不該大張旗鼓

### 面對中共強大壓力 辦外交只能如鴨子划水

#### 陸以正／退休外交官(台北市)

我國試圖以觀察員身份，去敲世界衛生組織大門，第六次遭逢了滑鐵盧式的慘敗。政府原以為有美國布希總統的承諾，歐洲議會向歐盟執委會所提的對華策略性建議，加上我國委曲求全，避免與中共發生任何主權之爭，只以台澎金馬衛生實體名義去申請成為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員，可能有些微手法，有以下幾點值得商榷：

首先，政府似乎過份注重由醫學界人士直接與其他國家醫學界訴諸理性的接觸，因而忽略了任何聯合國專門機構基本上仍具有的政治特質。李明亮署長僕僕風塵在國外奔走，辛勞無窮。但我國申請以觀察員身分加入世衛，基本上百分之百是個政治性案件，與醫學專業扯不上關係。各國遇此類案件應如何投票，都由外交部門決定，主管衛生部會無置喙之餘地。政府曾否訓令所有駐無

邦交國家代表處透過管道商請該國協助，至少在WHA會中明示反對？有沒有嚴令各代表處積極交涉，並以結果作為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據？

其次，面對中共強大壓力，辦外交只能如鴨子划水，不宜粉飾門面。媒體爭相報導各項準備工作，又把美國國會友我議員的言辭鋪張誇大，那是媒體搶新聞的本份，政府雖不便干涉，也無須湊湊在裡面，瞎攪熱鬧。日內瓦WHA年會，有衛生署署長李明亮署長旁聽，已經足夠了。請問此事與僑務委員會何關？張富美委員長坐在那裡所為何事？最荒唐的，總務委員會討論時正反雙方發言後，隨即由我國友邦薩爾瓦多籍的主席裁定不列入議程，顯示一切都在會外定奪，我國代表團事前應已獲知。但媒體刊出的照片上，連

高英茂也戴著耳機在場旁聽，恕我直言，未免把外交部政務次長的身份貶低了。

政權輪替即將屆滿兩年，外交部長換了兩位。執政黨的頭腦並未改進，仍然迷信美國是台灣的大靠山，以為唯美國能對世界發號施令。美國確實是世上唯一超級強國，但在今日多元國際社會中，會議外交大形勢下，世界衛生組織一百九十一個會員國裏，美國只有一票；波多黎各算是副會員(associate member)，加起來也只兩票。三十二個理事國中，唯美國馬是瞻者，怎麼算也不會超過四分之一。美國去年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甚至落選，今年才勉強挽回席次。多邊外交取代雙邊外交，已是不可抗拒的趨勢。我們要想重回聯合國及所屬專門機構，美國的幫助自然重要，但仍然不夠，必須從其餘國家開始，多邊齊下，才有希望。

# 入國際組織 不能要求速成

### 我相關領域實力、大國及友邦支持、談判能力與創意是成功要素

#### 胡念祖／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雄市)

我國今年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的努力再受挫折，雖然在事前已知成功的機會渺乎其微，但其歷程仍然值得吾人的關注。在中共「一個中國」的外交封鎖下，台灣欲成功地加入任何一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均是高度困難。觀諸近年來成功之案例，我國若能成功地加入一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必須

同時具備下列幾個要素。

首先，我國在該國際組織所轄事務領域中必須具備真正的實力以及業者的全力支持與配合。我國近年來成功地在中共並存下，締結國際協定，創建或加入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成為正式會員，主要是因為我國遠洋漁船之產量居世界第一、二名；我國成功地以獨立關稅領域身分加入WTO，是因為我國為世界第九大經濟體，第十五大貿易國。此外，相關業者全力支持與配合，可使談判者達十年，均可見耐性與毅力之重要。特別是

當政務階層官員對此種努力之價值與意義，事前無所認識，事後無所感覺之際，高層事務官的堅忍就顯得更為可貴。

第三、主要大國及友邦公開且正面的支持，特別是在會場中之發言及檯面下之運作，大國之態度具有一一定之影響，友邦之協同合作更有聲勢與實質之助益。因此，在外交努力之際，大國與友邦真誠的支持實為「星火燎原」之火種。

第四、一線談判人員高度的外交敏感度及優異的專業與外語能力亦是成功的要素之一。在折衝談判過程中，剛毅、靈巧的表現，時機、脈動的掌握，均是不辱使命的個人條件。外交是一種藝術，突破常存在於人性與理性之間，談判代表本身的能力與創意常是臨門一腳是否有成的要素。

最後，也是最特別的是，我國參與政府間

國際組織的困難明明在於他國的政治考慮，但我們卻必須提供國際法上的解決之法，以消弭他國政治考慮下的諸多疑慮。此一特殊情境使得我代表團必須花費百分之九十的精神與時間在國際法政議題之上，迫使我國談判者除必須對實質專業議題有所瞭解之外，同時亦必須具備有極高的國際法創意與技巧，方能開創新的局面。

WHO為聯合國專門機構，加入WHO的努力獲得層峰之重視，並有跨部會署政務官員的親自投入與操盤，故不乏國內資源的支持，但卻仍然受挫，可見參與及加入聯合國體系機構之困難度。參與WHA，或是最終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均不是一、二年之內可以達成的目標。社會輿論應給予關懷而非壓力，亦非要求速成下的成果。唯有如此，「台灣走出去」才有實現的機會。



## 入國際組織 不能要求速成 我相關領域實力、大國及友邦支持、 談判能力與創意是成功要素

胡念祖

我國今年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的努力再受挫折，雖然在事前已知成功的機會渺乎其微，但其歷程仍然值得吾人的關注。

在中共「一個中國」的外交封鎖下，台灣欲成功地加入任何一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均是高度困難。觀諸近年來成功之案例，我國若能成功地加入一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必須同時具備下列幾個要素。

首先，我國在該國際組織所轄事務領域中必須具備真正的實力以及業者的全力支持與配合。我國近年來成功地在中共並存下，締結國際協定，創建或加入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成為正式會員，主要是因為我國遠洋鮪魚之產量居世界第一、二名；我國成功地以獨立關稅領域身分加入WTO，是因為我國為世界第十九大經濟體，第十五大貿易國。此外，相關業者全力支持與配合，可使談判者增加一定的談判籌碼，譬如遠洋漁船隊海外基地的停靠與否，即可傳送一定的外交訊息與態度。

第二、政府相關部會之間通力合作，放棄本位心態，彼此瞭解對方之關切與價值。再加上任事官員鍥而不捨的奮鬥，雖然短期之內未見成果，但仍能在高層事務官的堅定努力下，方能有所成。中西太平洋漁業協定的談判歷時三年有餘，WTO入會談判更長達十年，均可見耐性與毅力之重要。特別是當政務階層官員對此種努力之價值與意義，事前無所認識，事後無所感覺之際，高層事務官的堅忍就顯得更為可貴。

第三、主要大國及友邦公開且正面的支持，特別是在會場中之發

言及檯面下之運作，大國之態度具有一定之影響，友邦之協調合作更有聲勢與實質之助益。因此，在外交努力之際，大國與友邦真誠的支持實為「星火燎原」的火種。

第四、一線談判人員高度的外交敏感度及優異的專業與外語能力亦是成功的要素之一。在折衝談判過程中，剛毅、靈巧的表現，時機、脈動的掌握，均是不辱使命的個人條件。外交是一種藝術，突破常存在於人性與理性之間，談判代表本身的能力與創意常是臨門一腳是否有成的要素。

最後，也是最特別的是，我國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困難明明在於他國的政治考慮，但我國卻必須提供國際法上的解決之法，以消弭他國政治考慮下的諸多考慮。此一特殊情境使得我代表團必須花費百分之九十的精神與時間在國際法政議題之上，迫使我國談判者除必須對實質專業議題有所瞭解之外，同時亦必須具備有極高的國際法創意與技巧，方能開創新的局面。

WHO為聯合國專門機構，加入WHO的努力獲有層峰之重視，並有跨部會署政務官員的親自投入與操盤，故不乏國內資源的支持，但卻仍然受挫，可見參與及加入聯合國體系機構之困難度。參與WHA，或是最終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均不是一、二年之內可以達成的目標。社會輿論應給予關懷而非壓力，亦非要求速成下的成果。唯有如此，「台灣走出去」才有實現的機會。

（作者胡念祖為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